



夹缝里的种子

东港中学七(7)班
学生记者 丁嘉芮(证号D1136)

冬天的早晨,阳光懒洋洋地,刚伸完一个漫长的懒腰,就被妈妈的大嗓门吓了一跳。脚步声由远及近,房间门被猛地推开。

“快过来!我买了一包种子!”

“什么种子?”我揉着眼睛问。可妈妈只丢下“我咋知道”四个字,转头就跑下了楼,留我呆坐在床上,愣了半天。

阳台很快变成了“战场”。我学着妈妈的样子,往花盆里填土、挖坑、撒种、浇水。手忙脚乱间,几颗种子不小心掉进了阳台护栏的夹缝里。那条缝又窄又深,连手指都塞不进去,便放弃了捡出来的想法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那几颗被我遗忘的种子,就在夹缝里待着。没人给它们浇水,没人给它们施肥,甚至连阳光都只能漏进去一点点。

有天傍晚,我正在刷数学题。一道压轴题卡了我二十分钟,草稿纸撕了一张又一张,心里堵得慌。我抬起头想歇一歇,目光无意间扫过阳台——那片黑黢黢的夹缝里,竟然冒出了一点绿。

我放下笔,走过去细看,发现是一棵嫩芽,细得像根针。它的根扎在几乎没有土的缝隙里,身子努力探向阳光的方向。天已经暗了,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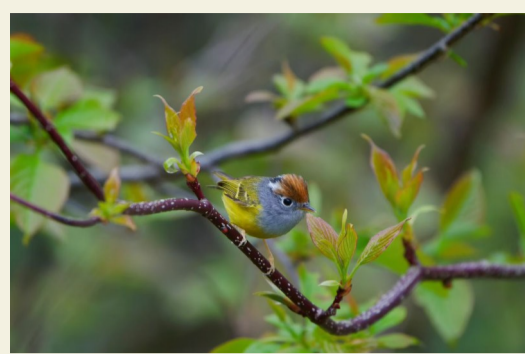
有几颗星星和一轮弯月,月光恰好落在它身上,柔柔的,像一盏小小的灯。旁边是我用盆栽精心伺候的那几棵苗——松软的土,充足的水,定时的肥。可它们却一个个耷拉着脑袋,没精打采。

那一刻,我心里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。同样是种子,有的住进花园,有的掉进深渊。住进花园的,未必长得精神;掉进深渊的,却拼了命地往上长。它不知道什么叫“命运”,也没有人跟它说“放弃吧”。它只知道,有一滴水,就吸一滴;有一缕光,就追一缕。它不抱怨,不等待,只是成长。我忽然觉得,那颗种子不是在夹缝里,而是在自己的天地里。

世上万物皆有情。一株草,一棵树,一粒落在暗处的种子,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。而最打动人心的,从来不是那些顺风顺水的生长,而是这种“逆着来”的劲头——不甘心被埋没,不甘心被遗忘,咬着牙从石头缝里钻出来。

我看了那棵嫩芽很久。它那么柔弱,仿佛一阵风就能吹折它,却又那么倔,倔到让我一个刷题刷到崩溃的初中生,忽然觉得眼前的题也没那么难了。

向你致敬——落在夹缝里的种子。致敬你的不甘,致敬你的不认命,致敬你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,依然拼命生长的每一个日夜。



栗头鹟莺(摄影作品)

南海初中八(8)班

学生记者 张耀天(证号B361)

团结还是毁灭

南海实验初中七(7)班
学生记者 周梓逸(证号B320)

未来某年,人类科技已攀上巅峰,可地球的资源也濒临枯竭。为了延续文明火种,联合国总部决定启动“戴森环计划”——在月球开采矿产资源,为地球输送永续能源。

第一批高级航天员已航行十日,距太阳轨道仅剩一天路程,“戴森环计划”眼看就要进入实施阶段。月球上的采矿车与超光速运输飞船也正全力运转,一切看似按部就班。可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室内,乔治·加玛尔主席却眉头紧锁。

“各位,‘戴森环计划’能解决能源危机,但我们有一个致命的短板:人手不足。建造戴森环需要长期在轨作业的航天员,可地球上的合格航天员,根本撑不起这个量级的工程。”全场陷入沉默。他顿了顿,说出最终方案:“我们必须启动B计划——克隆计划。通过克隆技术批量制造克隆人,由他们承担戴森环的建造任务。”最终,这项计划以160票全票通过。

计划启动后,基因科学家肯韦兰·克斯被任命为副研究员。一个月后,一百个身体强壮的克隆人被培育完成,他们没有名字,没有身份,一出生就被关进了特制监狱,只等着被送上太空。

当建造戴森环的飞船完工,他们又被送上了前往太阳轨道的飞船。抵达目的地后,他们开始没日没夜地劳作,24小时连轴转。久而久之,一些克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——我们是被人类抛弃的奴隶。

见第一批克隆人工作效率远超预期,肯韦兰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培育第二批。可就在第二批克隆人即将被送往太空的前夜,意外发生了:大批克隆人逃出了监狱,消失在了都市的人海里。联合国总部得知消息后,立刻发布公告,宣称要销毁所有第二批克隆人。

肯韦兰看着实验室里剩下的那个克隆人,鬼使神差地做出了一个决定——要把他留下来。深夜,他溜进实验室,用剪刀捅破了培养舱,扯断了数据线,用外套裹住还在沉睡的克隆人,一路狂奔到家。他把他放在床上,看着这个在药液中长大的生命,心里第一次有了异样的感觉。

肯韦兰救下的克隆人,一夜之间快速长大,拥有了完整的自我意识。他知道了自己的来历,也了解自己 and 同伴的命运,他没有选择躲藏,而是悄悄逃回了太空,找到了在戴森环工地上劳作的同伴们。

得知自己只是被用完即弃的工具,所有克隆人都愤怒了。他们抢下运输飞船,集体返回地球,并掀起了反抗的浪潮。联合国总部焦头烂额,可祸不单行——紧急警报传来:外星舰队正在向太阳系逼近,目标正是地球。面对双重危机,联合国不得不放下偏见,派出代表与克隆人谈判。双方最终达成协议:克隆人与人类并肩对抗外星入侵,战后共同完成戴森环计划,共享能源资源。

地球与克隆人的联合舰队在近地轨道排开阵势,人类士兵与克隆人战士站在同一片甲板上,没有了隔阂与对立。当外星舰队进入攻击范围,所有战舰同时开火,形成严密的包围网。最终,外星舰队被彻底击溃,地球人与克隆人联手赢得了胜利。

战争结束后,人类与克隆人携手完成了戴森环计划。曾经的“工具”与“主人”,在同一片星空下,开启了新的篇章。

家乡风物——海棠糕

南海实验学校旌旗山初中校区八(6)班
学生记者 祝雨薇(证号B852)

沿着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路向前走,叫卖声、吆喝声随风入耳。风中传来一阵淡淡的甜香,细嗅之下,竟是海棠糕的味道。

作为家乡比较出名的小吃,我总会把它与东沙古镇联系在一起。除了古镇,也似乎很难再在别处遇到它。拜海棠糕所赐,东沙古镇往往弥漫着一股勾人的香气。凡是进入到古镇的人,十有八九会尝尝它的味道,也因此,它成为古镇中最不可替代的一部分。有许多本地人去古镇,常常只是为了买一个海棠糕品尝。

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,毕竟海棠糕的确美味。摊位前,摊主熟练地打开盖子,香气喷涌而出,令人口水直流。一个个海棠糕躺在盒子里,它们外表金灿灿的,仿佛镀了金。糖浆缓缓流下来,不一会儿就凝固成形,好似一头雄狮,糖浆即是它的鬃毛。轻轻咬下一口,糖浆淌向每颗味蕾,甜甜蜜蜜,外酥内软,直抵心坎,令人回味无穷。浓稠的糖浆与绵软的面团交织在一

起,在舌尖孕育新的快乐,使人顿时忘却所有的烦恼。

站在一旁,静静地看着摊主做海棠糕,动作娴熟而麻利,估计已经做了几十年吧!只见她将面团按进模具,撒上些许白糖,合上模具盖,开火,又时不时翻转一下。渐渐的,香气藏不住了,猛地冲出来,四散在空气中。摊主飞一般地摆好几个纸盒,熄火,打开纸盒,用铲子将它们小心翼翼地铲进纸盒中,又从一旁抽出几根竹签,插进一个个海棠糕中。此时,边上的围观者手持手机,“咔嚓”声连绵不绝。

摊前,人们已经排成长龙,足以见得生意的火爆。记得妈妈曾说,以前东沙古镇有一家海棠糕特别好吃,只是几次寻过,都没找到那家店。而妈妈在尝了好几家后,也始终没找到当年的味道。小学最后一次春游,也在古镇,在这透着海棠糕香的大街小巷里。

海棠糕像是历史的见证者,见证着东沙古镇的变迁,更见证着流逝的时光,它串起了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它的身上,烙印着家乡的每一段时光。

外公的贝雕

定海七中八(7)班
学生记者 钟雨辰(证号C1625)

夏日里的海风,拂过舟山的海港,海闪着粼粼的波光。潮水缓缓退去,露出海滩上各式各样的贝壳。海水时不时扫过贝壳,夕阳余晖铺洒而下,衬得贝壳格外动人。那透亮的光泽,勾勒出我心底最柔软温暖的童年记忆。

小时候的暑假,我常住在外公家。一有空余时间,我就缠着外公带我去海边玩耍。每每那时,平日里严肃沉稳的外公,总会静静站在海边,望着潮水与贝壳。外公的桌上,总放着一枚未完成的贝雕,上面用毛笔细细描摹着小字——渔巷旧韵。我总忍不住好奇,凑到窗台边,因为外公常把捡来的贝壳小心翼翼摆放在窗台边的木板上,任由阳光温柔地亲吻它们。

贝壳静静伫立窗台,浅褐色的纹路像缓缓舒展的书页。虽饱经风浪,每一枚贝壳却都透着淡淡的沉静,似乎藏着海风独有的暖意。幼时的我,总爱蹲在外公的贝壳堆里痴看。看着外公将晾晒完成的贝壳摆上桌案,细细打磨,我总忍不住手痒痒,跃跃欲试,外公会笑着将细沙交到我手里。细碎的沙砾温柔又妥帖,它们会将原本杂乱无光的贝壳,打磨出温润的光

泽。可我的笨手总是不听使唤,力道总是失衡,好好的贝壳一瞬间就碎裂开来,我常急得眼眶发红。

外公见了,便放下手中的工具,牵过我的手,温柔安抚:“孩子,每一片贝壳,都有它自己的去处。你眼前这片贝壳虽已经碎裂,却依旧能绽放独属于它的光彩。”说着,外公又拿过砂纸,轻轻打磨碎裂的边缘。不多时,一枚光洁湿润的贝壳,重新呈现在我的眼前。

外公看着我豁然开朗的模样,又牵过我的手微微一笑,说:“孩子,我们不必强求事事完美,要相信每件事都能收获最好的结果。”他掌心的温度,伴着窗外的海风缓缓漫进我的心底,就像揣进了一缕暖阳,心头瞬间满是暖意。

家乡的贝壳,从来不只是一幅安静恬淡的风景画,更是海边人家温柔赤诚的初心。贝壳,也是他们对待生活永远热忱的温柔态度。一片片贝壳上留存的时光记忆,满是渔家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期许。

如今,外公的指节早已不如从前灵活,可每次来到外公家,我依旧会去海边滩涂,用心拾起中意的贝壳,细细打磨。那些藏在贝壳纹路里的温柔与岁岁年年的暖意,从未消散。它是家乡独有的印记,更是我心底最柔软明亮的光。